

易說下

宋 東萊呂祖謙伯恭著

咸

咸恆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恆卦正中有說何故
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恆震上巽下震動
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爲說恆卦長女長
男故爲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
不通一或不誠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

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彖咸感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爲泰男下女則爲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己以下

臣男必屈己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無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觀感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私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无所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經義
主故泛然无不受且如一江之闊只受一江之水如受
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
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
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虛
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
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
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
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

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
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
人此一爻不以誠己孚而責人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
不能自足又曰六處咸之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
象曰志在外也者常人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
不然謂感其拇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急在於外
无自己之心求爲感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
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此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三 經義
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一柔順說於上有如
腓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動
則不能安分諂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
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
不可先動使君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不
可隔絕而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可
不察

九三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之
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爲應如人自有靈智

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朶頤所以謂之觀我朶頤咸
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剛陽之才可貴以
自處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貴反肩
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
咸其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
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
信不能使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
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
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謂舍

爾靈龜觀我朶頤咸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天者所以咸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知貞字貞之一字果到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壅遏之患自然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憧憧往來之人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刑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

卻有限量有思則有无思则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章指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于屈伸相應止以崇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為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蓋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九五咸其脢大抵爲學最要識向背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感所不見者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咸其脢然所感不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爲咸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末也

上六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

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爲滕口說也

恆

震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

學海類編 卷一
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閨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恆亨終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爲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以一朝居哉恆而曰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新之內自有一有無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爲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爲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

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爲天地之常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之二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恆云巽而動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爲恆曉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

用變化之恆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
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无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
經大易之正義也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
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
能久故恆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
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
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常久天地之道常久
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無不

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頽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
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方道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正如人之一身自少
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
所以爲身亦如水若止而不留則日涸惟其常流不息
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
止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

學海類編
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之理同
當玩味所恆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
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
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
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
未見其爲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
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故也人於立
處立猶雷風於起處起也且彖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

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
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爲士只是在此
終乎爲聖人亦只是如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
其位此全要人體會

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恆之初與四時位不同
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貴而又
有二三閒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
區區責人之應己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
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遊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

學海類編
固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
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
味大抵人情責己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
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陰
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
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
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
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

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亘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無弊
然悔亡兩字尤要看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
亡亦由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三非得形之中
自本當有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
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
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
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
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已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

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爲正矣
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
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羞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
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
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
常故雖一身亦无容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
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
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
邪故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

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其
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
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
於田野之閒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后羿之善射亦終
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
不得其正苟泥其常久居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
一爻學者尤宜看如人爲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
案廢寢興勞神弊志亦終无所而巳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爲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爲尙今反以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常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巽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
上六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爲常所以凶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遯

象遯亨遯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强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己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君子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尙欲有
爲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
當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
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爲君子
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
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
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
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
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遯然必盡己之道資二之輔而

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
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
子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畱然豈如潔己好名
節者知不可爲遂翹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遯之義
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尤爲難識學者看此
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當遯之時尙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爲矣至剝之
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
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

象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消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爲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眾賢皆去而已不去遯

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臣就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災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無所往亦有道以處之能居下而爲祿隱可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爲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以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他卦上爲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爲尾以其遯而去也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

學海類編
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响以溼相濡以沫當遯之時
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
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
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霽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
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衛國竝爲威虐莫不
相攜持而去焉則亦遯之時矣

九三大抵遯者當遯卽遯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
遯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遯之時是當
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牽

制而不能決其遯是當遯而不能遯者也若以此道畜
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
斷之志者必至於疾憊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遯可如是
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
乃畜臣妾之道據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闕
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

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
遯者謂九四與初爲應雖有應好亦遯之而不顧惟君
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爲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

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則言君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有未盡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尚柔懦當此際有兩塗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爲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爲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爲君子四之柔勝使入小人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

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遯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而亟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但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

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矐若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

學海類編 卷一 經翼
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胷中則不能無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癯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爲壯也可知

彖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

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慾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已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爲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己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无一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爲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己之強以爲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道爲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褊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

學海類編 卷一
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無輕重緣卑汙蹇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賁育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弗履乃爲真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爲壯也

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他卦有字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無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爲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

稍有剛強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爲見於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無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遽欲作爲是反爲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卻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同何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中而立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

九二二爻參看譬如雖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

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

明理方可

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惟恃力向前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暴以犯上而躁於有爲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蔑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爲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

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爻之君子小人是以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狠恃其角以觸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籬以禦之二者鬪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竝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強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輶此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尙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而居壯之極大凡居壯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

學海類編
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爲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爲晉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

道德之化被乎四表所以爲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于日三接是爲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玩味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爲甚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爲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媿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修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己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違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

蓋君以能用賢爲盛能以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爲盛矣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

彖晉之爲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爲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間爲然學者欲進德修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傳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

其入道之門乎

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乎地烜赫光明凡舟車所至無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擴而充之則光輝燦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昭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炫耀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熒爝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隕穫於貧賤於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無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爲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

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

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無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淡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爲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爲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凡人處憂愁怵迫之時未有

學海類編
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爲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

眾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眾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眾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眾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眾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經義
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爲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既得尊位又爲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

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爲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爲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初剛之大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大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於酷

學海類編
以之事君則失於訐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吝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優游待其自進非剛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貞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失之剛所以言未光也

明夷

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爲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爲傷之象也

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爲君所信下爲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不見信於上當此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彖明入地中明夷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于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于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天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惟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藥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己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卽內之无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當患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爲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爲和光同塵故又以内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言文王及箕子至于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于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爲卦坤上離下離之在內卽文王之內文明也坤

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知明夷一卦全體皆文王之用也

象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此君子養明之道日至暮則入乎地人皆見其入于地而不知所以養其明故不有虞淵之入烏有暘谷之明故古人曰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无其渾不足以養其清且如舜之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觀此則舜之賞罰猶未盡明若漢宣帝信賞必罰截然无差則是舜不免於疑而宣帝乃能辨察則謂宣帝賢於舜

可也而後世論舜則以為聖人之盛宣帝乃雜伯之君其所以異必有所在矣學者須子細玩味

初九乃明之初見傷之始也方小人道長亦未為君子之害而君子必見幾而去正如烏雀方飛為人所傷其翼雖垂亦未至於墜地君子於此時雖未至大傷便有所行蓋君子見幾而作才有小傷便去雖前有三日之至險亦不顧主人有言主人在朝之人凡去者為客則居者為主君子于行在朝必咎君子之輕動象曰義不食也義字不可不精看其好安惡佚君子小人同然君

子棄富貴而就勞苦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爲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爲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爲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于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得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無湯武之志則篡矣

學海類編
六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爲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六五上六爲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爲難

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臾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爲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狂爲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特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爲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先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

六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爲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六五上六爲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爲難

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臾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爲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狂爲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特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爲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先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不明蓋始雖明而其後入于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
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崇爲相而致太平可謂明
照四國及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竄身失國是入于
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君自悔之道
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之軌則也若
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家人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
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傳

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
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蹙迫而不能反於內所謂困
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
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爲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
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
以用私爲恩施公爲義殊不知能恩其所恩卽是義也
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
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
虧人自不篤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

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尙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彖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爲君者止

於仁爲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無餘事矣象火熾則風生火旣熾則不患風不猛德旣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己不在外故自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更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以无物行之无常猶

學海類編
三
經義
可以飾一時至于在家之人則必暴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以无常
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

最當看人能懷不可易之心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實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爲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

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克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則乖急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之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爲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爲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爲女在內无

學海類編
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彖辭看當從朱子發說
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爲女子說

六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
於寬甯失於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
至於有失故終則吝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
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
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
嘻嘻甯若嗃嗃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
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

歌舞爲樂則可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富
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爲富家又
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
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
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
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
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
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

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无一不至然後爲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道无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

道至則內外相愛而无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放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畏懼未嘗少甯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

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

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泄

政

千條萬緒无過自反而已

睽

睽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爲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爲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爲

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爲睽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處睽者其可易邪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

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爲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于湯故也天地睽止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一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爲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彖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睽乖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如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

也夫睽乖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亡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爲比夫處睽乖之始而无應是不得行其道故曰喪馬雖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睽乖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咎

若他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避咎兩字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子皆疾之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寔見之故黨錮之禍寔獨得免蓋寔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惡人无咎必如初九承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爲甚易委曲宛轉而不失正道爲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會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間相與爲敵非特有

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以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引其君於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睽乖之時則非剛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之才爲之雖不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眾弱不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己己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必也

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有難終實无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守固

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二陰之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謂孤矣然四與九爲相應之位九四以剛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陽處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故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羣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必眾苟二賢不相孚烏足以合天下之睽交孚厲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

陽之才在上初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
交孚者蓋四處羣陰之中苟惑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
交相孚感何以能濟惟是上下交孚無毫髮可閒則雖
居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爲漢相當諸呂擅權之
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爲二君子初未嘗相協
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士豫附故能取
諸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
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定漢室之難必在平勃之
交孚處睽之時合睽之用惟在四與二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爲六五之
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一句最
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君者往往欲入
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上下交信若一家
人方可用我之誠意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
咎而可以無苟不知厥宗之義必至未信而諫君將以
爲謗己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人
雖正應在所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鬼之妖

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天秩其恩義交接固無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視之皆爲寇讎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蔽之其終必還上九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既悟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以爲寇終以爲婚雖上九之剛戾暴很終必有可還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戾暴很之人千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既通則如煩

歎蒸鬱之遇雨霄中頓然融釋蕩滌無一或存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蹇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汨汨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艮爲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爲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

爲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彖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爲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爲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爲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爲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無所爲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蹇而往爲戒以知難而退爲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蹇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爲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爲水震爲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

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靜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無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百粵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無所往然豈皆無所作爲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夙吉者當

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爲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視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無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靖不須躁急促迫欲民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無所他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

人之辭大爲規摹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摹之內已无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爲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象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无所爲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尙能免於險乎凡當

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當爲者必夙爲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

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事看殊不知仁而无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赦過爲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憝得肆

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

初六无咎易之爻最簡者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初上與九四爲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靜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解之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志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爲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子厚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矢
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
當時朝廷之論以爲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
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是以其後蔡京之
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西北乾天

北坎水

東北艮山

東震雷

東南巽風

南離火

西南坤地

西兌澤

損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爲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爲兌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爲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于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無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爲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

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脈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爲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爲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爲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如上之於下若征斂哀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竝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爲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安能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爲聖爲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政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爲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

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无停待有過便改更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不能改便爲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遷善改過皆用力勇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爲損損之爲卦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爲益益之爲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其辭煩簡不同者君臣

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
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
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雖受眾人之善合眾善
而守之確然不移然眾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
以治天職豈可認爲己有哉此所謂王用亨于帝吉也
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
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
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
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乃遽問孟子以鄰國之

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理也

夫

不利卽戎盛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
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
根其閒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作盡不
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眾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卽戎窮
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卽戎便以爲事不可盡止而
不爲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
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

利有攸往也

彖剛長乃終也夫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為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為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恤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競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姤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善善惡惡莫不皆甚壯也

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聚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凡物之聚最可觀。眾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畎畝，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可以畢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無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無也。至於其所以有所以無，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象。君子除戎器，戒不虞，聚而無防，則眾生心。王注說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無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得自小長，至于大，所謂順道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無所阻礙，夫何疑哉？故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于不息之貞。

學海類編
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无
富若用之於正道至誠无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在爐
盡皆消釋无所係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有
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爲兩
事而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惟致其命
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遂志
者難富貴則所爲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

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爲真合豈暇思其所以然
哉惟窮困之時所爲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爲命
之所妨正君子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
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說爲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
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
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象說之義而
指正體以示人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

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爲可說
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
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
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
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
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
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
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

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
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
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
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
各隨所觀而見其義主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
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
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竝之

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竝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惟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我見處眾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爲學之進否觀其處眾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則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太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爲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外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述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掇出來

恐學者看偏了如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

讀易私言

元 許 衡魯齋著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陽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悞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

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入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宜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取災乎小過宜下

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

坤六居初者凡入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精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

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旣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得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

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况五六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務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

學海類編
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
適用之中也然兌務於上巽務於下其勢有所不通
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
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
之才獨處中焉是己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己也加
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
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

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
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
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
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
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
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剛
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

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

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爲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

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
邪震動而無恆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
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
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
凶比他爻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
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爲
輕坎兌爲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
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其可免者
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
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
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
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
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
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
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
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

學海類編
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無應尙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橫專偏鮮有不及惟噬嗑之去閒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臣有戒愼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震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勲德反下此恆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巽無凶悔之辭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己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

學海類編
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中而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

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故恆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爲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惟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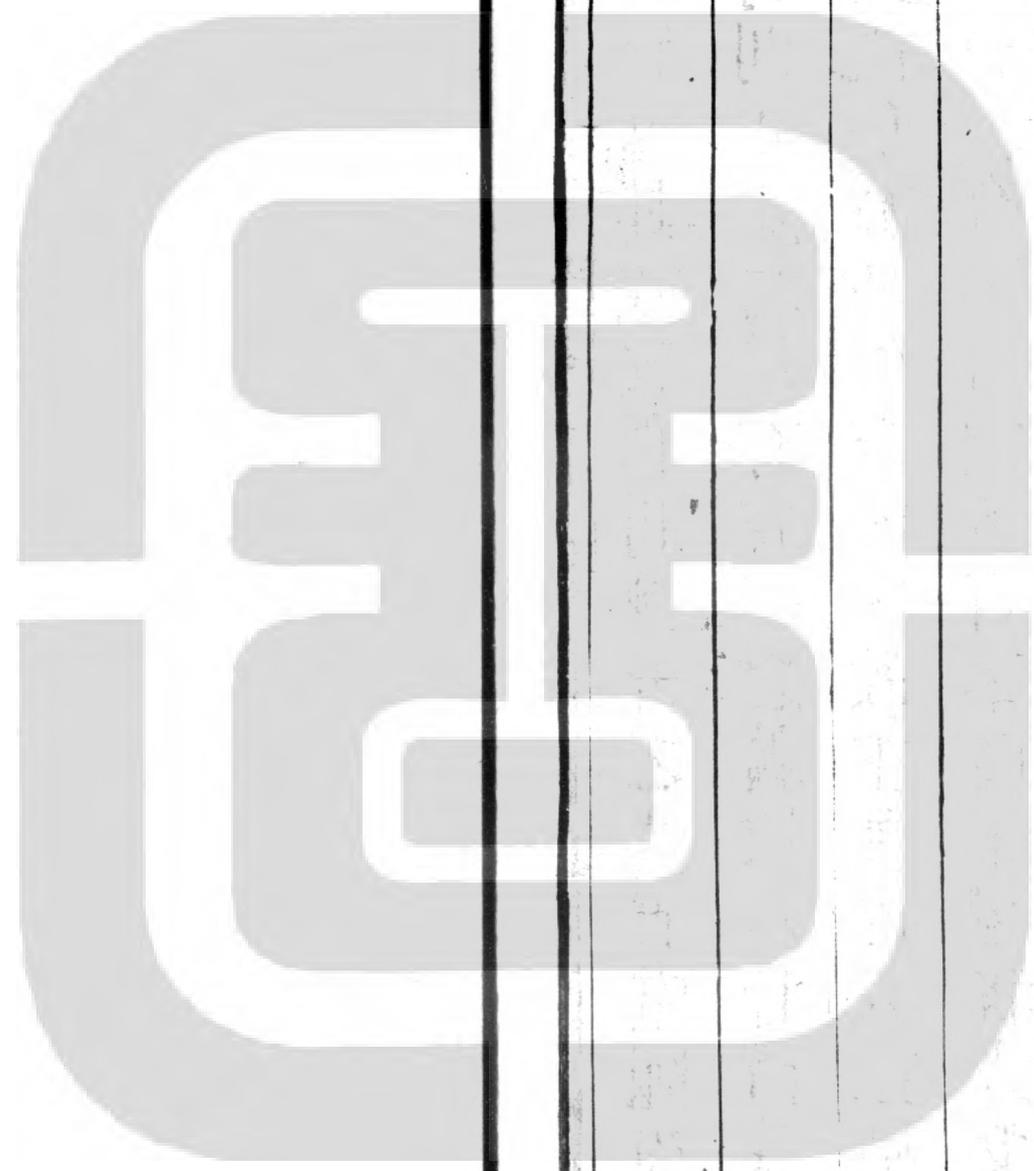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
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
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
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時甚足
貴也時過適則難與行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
其吉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有始不得
志而終无咎者有始饜其欲而終有禍敗者執其偏
而用者才尙可也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質雖不

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
焉則亦諭之良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履係於所
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
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
惟此爲最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讀易私言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周易議卦序

夫易以象道而顯神開務而昭化也慶行年四十有九
乃始取而讀之然而未之入也則以六十四卦大義本
諸彖質諸象而又參諸人事慎斯以往其庶幾乎嘉靖
丙申二月望後王崇慶

周易議卦

明 澶淵王崇慶端溪著

上經

乾議曰乾其剛而動歟人惟交于欲也故無剛奚其動然則奈何曰貞一夫貞一乾之道也君子之所準而動也

坤議曰坤其順而靜矣人惟擾于欲而後莫之底甯奚其靜故君子體坤而靜在寡欲寡欲則心清心清則靜之道矣坤弗遠也

屯議曰屯物理之始亨于理而滯于物夫理性之自然
未有終困之者也故殷憂者聖之啓多難者邦之興
故曰屯元亨

蒙議曰蒙者初也理本定于初事常歧于二歧于二則
雜雜則亂亂則莫之一故蒙不可以弗慎也然則奈
何曰以蒙治蒙不失吾初心焉止矣

需議曰需者需也須以待也物常乖于過求故事必有
所待吾嘗責事而弗能待其無乃反是爾乎噫吾將
學諸需矣

訟議曰訟也者同而異之道也故其象曰天水違是故
天下物理合于同而乖于異然則治訟無本歟曰反
其異而求同可以免于訟矣

師議曰師眾之稱教之義也主之道也惟教也故師以
貞惟眾也故長子率師惟主也故王錫三命小人勿
用然則處眾奈何曰吾法其貞夫貞者正也正而自
主可以莅眾矣

比議曰夫比親附而比之者也人比于我則我之道光
王用顯比是也我比于人則我之道公先王建國以

學海類編
二
親侯是也然則處比無本乎曰君子求理之實而已矣不求人之比己不欲己之比人所謂周而不比者也其庶幾乎元永貞哉

小畜議曰畜之爲義止也考其實則以一陰而止五陽也其畜者一其畜之者五陰不足而陽有餘也故密雲不雨也施未究也故人之法之止于文其德而已是小畜之大較也

履議曰夫履行也下之體也所以承上也自然之分也故曰素履君子之所以慎而密之者也故曰其旋元

吉其旋元吉是故辨分定民

泰議曰泰否之反也亨嘉之會也有國者以貴而下賤則泰之道也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否議曰夫否也者泰之反其道塞矣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志士可以考槃矣如之何其可榮以祿也予嘗心乖夫理而有塞焉省諸否泰益以懼矣

同人議曰夫同同也其類合也故同人于宗同人于野道以漸而大之也愚嘗動與物忤如何曰同人而不同于人可也所謂同而異之道也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三 經義
大有議曰大有大而有之者也然而莫先于善惡之辨
矣天本善而無惡美莫加焉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
休命也吾嘗矜人之惡而掩之見人之美而揚之其
庶乎不逆天之命矣

謙議曰夫謙傲之反遜其有而不居也然有天分之謙
有學力之謙夫六十四卦莫如謙六爻皆吉故也是
故君子崇謙崇其謙所以崇其德也故曰德之柄
豫議曰豫和也順也物嘗梗于乖暢于和予蓋不足于
豫而乖夫和也故多咎爲之奈何曰和而不流其豫

哉

隨議曰隨物相從也澤隨雷固其所也故君子以向晦
而宴息夫晦夕也而息焉隨晦之道也然則夕惕若
得無反乎曰彼以法乾此以法隨所謂文武之道也
弛張之義也何反之有

蠱議曰夫蠱事也壞之稱治之義也吾病小人之蠱君
子也而天下之事壞焉然則如之何曰濟之以貞固
夫君子貞固小人之蠱息矣

臨議曰夫臨臨也自上以臨下也澤上有地蓋取諸臨

學海類編 卷之六
鄙意以上下相親皆謂之臨是故莊所以臨民敬所以臨事故仲尼曰臨之以莊則敬又曰臨事而懼臨之義溥矣

觀議曰夫觀者觀也自我而觀物自物而觀我皆觀也人有小大故觀有遠近故省方設教而觀民觀之大也童觀觀之小也吾嘗泛觀見道之博反觀見道之約庶幾君子有以觀我而教乎

噬嗑議曰噬嗑者食而合也自象而言曰噬嗑自卦而言曰雷電先聖後聖義固各有攸取也是故明以照

之斷以決之獄允而法行矣故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賁議曰賁也者文而飾之有光明之道焉然以其明而限于止則小明而已故明庶政而不可以斷獄鄙意以爲文其末也質其本也與其文也甯質故曰白賁無咎

剝議曰陰方盛而陽欲盡是爲剝眾陰剝陽而六三乃獨應之舍陰而向陽也小人而趨君子者也鄙意則以爲小人而不中傷善類固已難矣况向應之乎故六三之爻陰中之陽小人中君子也宜聖人與之故

無咎

復議曰一陽之生其名爲復蓋陽之初乾之地也是故克己復禮復之大者也人之道也陽來乃天地之復復之又其大者也天之道也夫制欲而仁君子之所謂復故曰不遠復以修身也

无妄議曰无妄非僞也然而視聽言動皆不可以或妄也故无妄者動以天妄則反是矣予嘗妄于言而躁于事尋復悔之繼自今如何亦法其无妄而已无妄則誠誠則天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大畜議曰夫大畜止之者大也止萬物莫大乎艮乾以艮止天在山中之象也然則至善無止與曰君父止于慈仁臣子止于忠孝友止于信其斯得所止乎故大畜示止之大者也

頤議曰頤之義養也是故養其小者爲小人觀我朵頤凶是也養其大者爲大人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也養其進德保身則自切近始慎言語節飲食是也愚方患夫心之失養也爲之奈何曰孟子養心莫善于寡欲得之矣其又奚求

大過議曰大過者陽過而陰不能載故其象曰棟撓所謂大厦非一木支也夫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之行故必繼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夫不懼勇也無悶仁也故君子用則不懼藏則無悶其斯以爲不可及乎習坎議曰夫習坎重險之卦也外虛而中實所謂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夫險惟其實也故亦可用故王公設之以守其國君子法之以常其德吾嘗悲小人之用心險而失實也故卒亦莫之有益故曰來之坎終無功也

離議曰夫二明竝麗明而又明所謂南方之卦也聖人而離明而聽治蓋取諸離故必繼續其光明以照四方予嘗觀坎之卦外虛而中實得乾之中爻所謂中男離之卦外實而中虛得坤之中爻所謂中女故乾坤莫大乎坎離養生莫外乎水火故易之上經以是終焉

咸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周易議卦

明 澶淵王崇慶端溪著

下經

咸議曰無心之感是曰咸人惟有心也故實實則窒窒則塞如之何其能受哉故必如咸之無心而後可以進道故曰君子以虛受人雖然人何可無心也無私心云耳予蓋無心之冥然者然而未之能虛以受也讀咸而有得其庶幾勸也已矣

恆議曰夫恆有常之稱無常之反也聖人所以久于其

學海類編
道而化成也仲尼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又曰
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然後見恆之所關者大也知恆
之所係者大而後行己有常矣故曰君子以立不易
方

遯議曰夫遯藏也陰長于下陽欲勿遯得乎此小人得
志而君子儉德以避難也夫凡陽君子之道也凡陰
小人之道也陽以陰長而遂遯君子以遠小人之象
也故不惡而嚴是故陰陽升降君子小人進退之幾
也君子惟其循理而忘欲故曰好遯惟其樂天而終

于善故曰嘉遯惟其超然利害之外而充然無慊故
曰肥遯

大壯議曰大壯大者壯也健而動所謂雷在天上何其
壯也故君子以克己而自決凡人之縱欲而倍道病
弗勇也弗勇斯懦懦斯弱弱斯昏矣而人安望其振
拔有爲邪故必有大壯而後能非禮弗履

晉議曰夫晉明夷之反明出地上陽之進也故曰進是
故坤下順也離上明也故曰順而麗乎大明順而明
者晉也君子奈何不明其德故曰以自昭明德曰自

學海類編
九
經義
者弗由乎人也然則爲治者奈何曰進君子勿進小人進天理勿進人欲其斯以爲晉乎

明夷議曰明入地中晉之反也竊嘗斷之晉也者日出地上晝之道也明夷者日入地中夜之道也夫日之出入蓋陰陽自然之理是以進非爲揚退非爲傷故晝日三接錫馬蕃庶日出而作之象也飛而垂翼入于左腹日入而息之象也然則夷陵夷之夷謂自上而下平與地等非見傷也夫日入于地養明于晦也君子莅眾而用晦所以藏其用也藏其用天下之明孰大於是

家人議曰夫九五六二陰陽之數內外之位男女之象今各得其正位而居所謂天地之大義夫以卦則風自火出所謂知風之自故天下之化必自家始家之本必自身始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恆以修身也修身以齊家也齊家以治國也治國以平天下也家人之卦其時義大哉

睽議曰夫火與澤異而女不同故其卦曰睽睽也者乘也離故君子以同而異夫同所以處物異所以自處

學海類編
卷之
睽之道幾矣然則愚之動與物忤如何曰法其同而異法其同而異不害其爲同矣見豕載鬼之疑或其免與

蹇議曰夫蹇上坎下艮之卦惟坎故險惟艮故止所謂見險而止者也天下事涉于外則不足求諸內則有餘故蹇之道以反身修德爲要愚嘗履險而莫之悟故多咎然則宜何如曰反身自治反身自治誠而明矣何險之難處

解議曰震在坎上彖取動而免乎險象則取雷雨作皆所以叶解之意其在人事則反順罹愆犯常獲咎而有係累禁錮之難故以赦過宥罪終焉夫赦過宥罪難之散也其爲解也大矣是故見險而能止存乎蹇居險而動以免存乎解君子可以互法矣

損議曰艮山兌澤夫以艮卦上兌卦下象所謂山下有澤也彖所謂損下益上也惟損下益上故二簋可用享取其誠不薄其物也惟山下有澤故君子以懲忿窒欲人惟輕易而躁動故有一朝之忿有無涯之慾君子觀山澤之象而得自損之道故忿必思懲慾必

學海類編 二 經義
思窒損其所當損也故有孚元吉

益議曰風雷二物勢相助而益是故風飛雷厲氣行乎天其相益孰大于是故君子觀風雷之象而得自益之道夫自益之道有大于遷善改過與故善而弗遷德斯缺矣過而弗改咎斯多矣安在其爲益乎彖取益下者陽居初也象取風雷合巽震也愚謂二說相須始備

夬議曰夬者決也五陽而決去一陰也以卦象則所謂澤上于天勢必潰決然乾則剛而健也兌則悅而和

也故雖以剛決柔而不利卽戎也以理而克之所謂善勝也是故五陽立志向上皆欲決陰者也而三與六應故有獨行遇雨之戒五與六比故有萑陸之戒夫小人而在君側所謂柔乘五剛也夫柔乘五剛是以陰而僭陽以賤而加貴以邪而憑正以私而亂公以下而凌上罪莫有大焉者矣故必名正其罪以攻之故曰揚於王庭王庭九五也九五爲決陰之主故也然聖人以理之易閒于欲有危道焉故又繼之曰孚號有厲所以慎重而示不敢忽也不然漢之陳蕃

竇武卒啓黨錮之禍唐之五王竟成武三思之亂非
明鑑也與

姤議曰夫姤遇也所謂柔遇剛也故以一卦總言上五
奇下一偶一陰而敵五陽也故曰女壯猶曰何物女
子乃爾勇健以一爻獨言一陰居五陽之下勢至微
弱故曰羸豕故觀其壯當主之以懼遠之可也故女
壯勿用取女所以戒君子也夫以豕雖弱而躁動固
其性也一陰進斯五陽退矣如之何收以易心乘之
故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所以戒小人也

雖然姤陰消陽之卦也然聖人之取象則又有天焉
故天地相遇則品物咸章也大君得位執中則業斯
宏此之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夫憂其小則既不
敢忽于初六喜其大則又取夫九五然後知聖人繫
易之大旨矣雖然天下之事存乎遇而已矣遇非正
也故小人多亨嘉之福君子多乖蹇之厄

萃議曰坤順兌悅象所謂順以悅也九居五而二應之
象所謂剛中而應也人主而有是天下歸之矣故聚
之取義非一也以言乎聚誠以格祖則有若王假有

學海類編 卷一
三 經義
廟焉以言乎改一而民附則有若利見大人亨焉以
言乎豐裕而可行事則有若用大牲言利有攸往焉
故聚一也而理各有取事各有宜天下之變盡于是
矣故曰萬物之情得至若象之所見又以澤上于地
爲草凡物聚必爭而亂故君子觀萃而有備曰除戎
器戒不虞凡此皆所以叶萃而推之也雖然聚者物
也統聚者理也理者誠也惟有誠故有物惟不積誠
故物斯睽矣此君子所以誠爲貴乎故曰匪孚元永
貞

升議曰地中生木指坤巽也象所謂積小以高大也積
小以高大木之理也木固有小而高大之理然必生
有所據故君子順德而後可大可久未有無德而可
久大者也故窮困之士必以巽而合剛然後志行初
六之所謂允升大吉是也強剛之臣必以誠而濟柔
然後責塞九二之孚乃無咎是也雖然九二以陽剛
而在下蓋偉士也其升也或爲上所嫉故戒之用見
勿恤六五以陰柔而居上蓋登崇俊良之地所謂升
之主也然必正而用下然後其事隆故勸之貞吉升

階若夫貪鄙之夫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其
惑也甚矣而欲保其所有何可得哉故曰冥升在上
消不富也抑嘗考焉天下國家之治不進則退而所
謂造化之理不升則降然聖人每扶陽而抑陰蓋以
君子登進則化理明昌小人乘時則日月昏塞勢固
有必然者任斯道者審哉

困議曰夫困以言其事則塞以言其途則窮以言其身
則否故其卦曰困聖人卽卦而取象因爻以斷義據
理以立教所以示人之處困也處困有道而後不困

于困矣是故充于內必輕乎外何貧賤憂戚之累故
曰君子以致命遂志且公天下以爲心者君子也方
其晦迹塵埃澤未遠施宜矣故曰困于酒食朱紱方
來言有待也自古願治之君或多爲上下壅蔽必有
陽剛中正之士起而共成俊偉之業然其事每難卽
遂故曰剗則困於赤紱乃徐有悅雖然困未易處也
必如仲尼之樂在其中而後可以處困必如顏子之
不改其樂而後可以處困必如孟子之仰不愧俯不
作而後可以處困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反是焉

戚戚吾未見其爲可也若夫有言不信是在困以言而求通也在困以言而求通小人之情也異乎君子之立言矣故知有言不信爲小人戒也不然孔孟之垂訓萬世而亦有弗信者與

井議曰夫五行所以利用而水乃天一之所生也故水之用莫大乎井井之用莫大乎上利物而施不窮者也陽剛之道也故初六則爲井泥九二則爲井谷謂其用之未上也乃如九三則井渫治而可食矣而猶未上也是以弗食而人弗汲也若夫六四之井甃而

無咎亦以其用之未究故也是故九五之井冽寒泉上六之井收勿幕則以其用之及人也所謂井道之大成也故以元吉終焉

革議曰事不革故何以鼎新當其變革人必難于信從故革變之後人始有孚此革道之說也天下之事必至明以照其微而又至順以通其變夫然後可以有爲夫然後可以無悔革之爲卦則離明而兌悅也故變革之至善則爲革當而悔亡焉然一己之聰明不可恃天下之聞見不可遺故又有革言三就之戒吾

學海類編
乃今然後知古之人所以新天下之政釐天下之弊
未有人弗信而可以有爲者也故九四之有孚改命
九五之未占有孚凡以革之道必以信焉爲本故也
昔者子夏必曰信而後諫必曰信而後勞其民故知
事必有孚而後可以爲也不然賈生流涕之疏乃欲
變漢家之制何文帝之謙讓未遑也故革道之必有
孚而後可以革也有國者勿徒革哉

鼎議曰他卦或以理或以義或以時而鼎獨以象故鼎
之以象猶夫井也皆以致養爲功者也是故以木巽
火者鼎也地中生水者井也聖人開物而成務以利
後世者溥矣是故井道立而汙尊者廢矣鼎道立而
茹毛飲血者革矣然而聖人以享上帝以養聖賢則
又教天下以報本也何也生物者天也成物者聖賢
也古人每食而必祭其亦先聖鼎象之遺教與嘗又
考之六十四卦至于上六非凶則咎以其處之窮時
之變也惟井鼎則上六皆有取致用爾也

震議曰以一陽而在二陰之下是爲震以其象則爲雷
以其義則爲動以其屬則爲長子所謂乾坤之交一

索而得長男者也其在天地則始生萬物其在人事則統繼大君其在修省則恐懼震動而後有和平安靖之福故震之爲卦聖人以為亨雖然天下之事起于初奮于下故震之初九則爲震亨九四則爲遂泥夫以震之初爻一也而有震不震何蓋下之震孤立而無朋人之特立而無欲者也無欲故其道必終升上之震黨重陰而失正人之狎羣小而多溺者也多溺故其道必爲沮則其行止之不可同日論宜矣雖然卦之畫非聖人有心以變之卦之取義聖人但隨

其所在而觀之爾然究其歸則事理誠莫之有外者此人學易者所宜潛心而反復也

艮議曰夫天道動而地止艮以一陽而止于二陰之上天地之道動靜之理萬物始終之說其震艮乎故震卦之後繼之以艮蓋自然之畫聖人之所弗能加損也然而萬物之理動之不已則勞而必壞故必止之以趾所以靜其動也艮之以輔所以藏其發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所以無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所以無物也思不出其位所以無外慕也其必如是而後爲

止乎故曰止萬物莫大乎艮嘗慨夫小人躁動于利而莫之止也故有昏夜以乞哀枉己以徇物銜玉以求售而其卑屈邪媚之風靡然遂以成俗雖有二三正人君子其亦將如之何哉比艮卦之教所以利永貞

漸議曰理必以漸物必以漸天下之化必以漸是故元而後亨利而後貞理未有無其漸者也由春生而夏長自秋收而冬藏物未有無其漸者也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化未有不以漸者也然而道必

造端乎夫婦故男女正位萬化之原也漸所以必先取女歸女歸所以必先取夫貞歟然則漸之時義大而博矣先大夫名齋以漸蓋取諸此

歸妹議曰震男兌女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彖所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也有女歸男之象焉又兌澤震雷雷動而澤沸陰從陽也亦有歸妹之象乃知聖人觀畫取象雖殊其致一也然嘗卽天下之道必始于齊家先王之化莫大乎男女然而男女莫貴于貞故女之道尤以不妄從人爲本故初九之跛能履九二之眇能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視九四之愆期皆取其女德之剛貞也夫女質本柔者也而德則以剛爲善所謂剛者女之正也士而或以邪媚其又何以行道而主夫家哉上六之所謂士割羊無血者也易之垂戒遠矣

豐議曰震離而爲豐彖所謂明以動也是故以天理則有進退消長之道日中則昃月中則食是也以人事則有明斷致用之功君子以折獄致刑有孚發若來章有慶是也然而哲人不遇明主何以光大其業故六二之豐其蔀是爲日中見斗也自古大臣而事主

必廣求賢才以資其助如之何而可孤立爲哉此九四所以有遇其夷主之說歟雖然明而能斷足以有爲固也然而處豐盛之會莫如謙履滿盈之地莫如退雖人之事亦天之道也不然幾何不爲上六之豐其屋闐其無人也嗚呼是聖人處豐之說也是豐卦六爻之大旨也後世小人無知乃爲豫大豐亨以愚弄其主可哀也已

旅議曰據卦畫艮山止而不遷離火行而不居是固爲旅之象彖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又旅之道也夫以人之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且麗于明將無入而不可矣獨旅也哉若夫象又以山上
有火而取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明以照則物無遁情慎而重則事必有次第亦自然之理也夫火不可久居于山罪人如之何可久留于獄耶故聖人之取象各有攸在未可一律觀也不然何爲論旅而及刑獄也哉雖然盡物之理該事之情莫如易故同人則有親之道也親寡則有旅之道也所謂不必在外爲旅然則道貴得中吾恐不但旅也已矣

巽議曰夫巽者柔也順也陰之道也小人之象也自今觀之卦畫以一偶在下二奇在上是以一陰而上附二陽也陰順乎陽理之常也事之正也故曰巽小亨言小者如是乃亨也指下二畫也故小人而從君子是其分之當然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此巽卦之大旨也若乃六爻則又各有取焉然而理貴得中事忌偏勝故初六則進退利武人之貞也九二則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也九三則頻巽吝也六四則悔亡獲三品也九五則無初有終也上九則喪其資斧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經義
也故中道貫天下之事矣然重巽又爲命令之象所謂風之相繼者也王者鼓舞萬民之術莫此爲大故令之所行上不順也然而不可以忽故又必以丁寧反復之義釋焉巽之義其庶幾盡之矣

兌議曰卦體一陰在二陽之上是剛其中而柔其外也柔其外故有悅之道剛其中故有和而不流之義和而不流其庶幾正矣故曰兌亨利貞禮所謂不妄悅人者也故初九之和則曰行未疑也九二則曰孚兌吉也所謂悅而不失剛中也若夫六三則悅之不以

道矣故曰來兌凶夫小人陰也以陰而求悅乎陽如之何弗凶至如九四介而守疾夫三之邪柔所以有喜五之陽剛而比上六則曰孚剝有厲聖人恐君子墮小人之邪媚故也然則當如何而可也曰君子和而不同又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嘗卽其事而驗乎其人有拂長官之鬚有吠山莊之犬有望車塵之拜嗚呼其悅之者正邪凶邪學易者可以深長思矣

渙議曰天下之道有聚散生民之類有離合聖人于散而使之聚于離而使之合所以大無我之公廣範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德極參贊之妙然而不可一者勢也可一者心也
無恆者羣也有恆者情也是故一其勢必先一其心
于是乎有渙其羣而元吉者矣聚其羣必先合其情
于是乎有享帝而立廟有渙汗其大號者矣是故心
情之主也在中者也王者治天下之情如是而已故
又以王乃在中繼焉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堯夫亦曰聖人能一萬物之情蓋乘中而御外以
心而統紛夫然後散者聚離者合嗟乎古之聖人其
善用渙哉此之謂匪夷所思

節議曰節者節也節而不失其準之謂故萬事萬物莫
不有節存焉吾觀節之爲卦以陰陽則相半也陰陽
相半故剛柔有節剛柔有節故事理無舛事理無舛
故物情得焉其斯以爲節乎故居得其中則有如九
五之甘節處過其極則有如上六之苦節夫節一也
而有甘苦則以甘可繼也苦不可繼也故甘則曰吉
苦則曰貞凶聖人之教人以節可見矣雖然此以理
而論也乃若舉其人而實之閉門而不納如泄柳申
詳則是節之過于守矣下車而伏謁如子擊之于田

學海類編
子方則是節之過于禮矣結纓而蹈孔悝之難如仲
由則是節之過于義矣惟天道亦然九年之水過于
溢七年之旱過于乾皆氣之亢而匪中者也惡在其
爲節也故天人之節莫大乎中和

中孚議曰天下之道至于誠信而止誠信之道莫大乎
實其中之爲貴中孚是也是故中虛非虛也理之本
也中實非塞也理之地也嘗觀乎人未有不信而可
孚人者也堯之允恭以中孚而叶和舜之允塞以中
孚而風動禹之祇台德先以中孚而四敷湯之彰信

兆民以中孚而輯甯所謂說而巽孚乃化邦者可見
矣不然此以僞感彼以僞應而欲望豚魚之格難矣
况天下國家乎故君子合內外而一誠貫始終而無
僞然後可以固結乎民志故曰有孚攣如無咎

小過議曰凡陽天之道也凡陰地之道也惟陽屬天故
其道大惟陰屬地故其道小天包乎地故也故四陰
而包二陽是爲小過言陰之道過也故大過則體剛
而用剛遯世無悶獨立不懼是也小過則宜下而不
宜上飛鳥以凶是爲災眚是也然則聖人繼天而建

極其道奈何曰莫大乎進君子退小人故七分君子則天下治七分小人則天下亂矣夫君子小人之進退世道之消長所由決也而分數之多寡見之矣既濟議曰天地之用莫大乎水火故水火之交是爲既濟然則六十四卦有既濟必有未濟始而終終而始也故陰陽各順其位者既濟也剛柔之用男女之配天地之大利也在人事則爲過時故九五則有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戒九四則有濡有衣袽之戒上六則有濡其首厲之戒以其過時故也夫時不可過然

盛衰相尋則又不容以無過也聖人所以思患而豫防之也故曰初吉終亂又曰終止則亂然則事理可使不窮乎曰必窮者事理之恆也達變而不俟其窮聖人之能也夫水在火上各當其用此吾儒所謂既濟于水火而顛倒之以反逆順之常以求不死之說此羽流方士之所謂既濟也故同名而異用是以學莫大乎擇術

未濟議曰夫濟者用也物各止其所而後爲用理必順其序而後爲用是故三君子在位則三小人聽命易

之既濟是也三小人乘時則三君子避地易之未濟是也聖人之垂教遠矣夫物莫大乎天地人莫重于男女故易之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然則天地男女盡天下之道矣或問何以終于未濟曰未濟必有濟也人之道也天之理也天人之用水火爲急夫水火氣之所以終始也故水火終始而天地莫之外也

